

好莱坞手帕之谜

HAO LAI MU
SHOU PO
ZI M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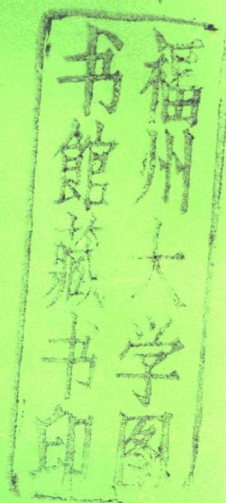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好莱坞手帕之谜

希德尼·D·柯克帕特里克 著

许其鹏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七·北京

《A CAST OF KILLERS》

Sidney D. Kirkpatrick

根据E·P·Dutton, New York,
1986年初版本译出

好莱坞手帕之谜

希德尼·D·柯克帕特里克 著

许其鹏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71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491 定价：1.70元

ISBN 7-5014-0158-6/I·37

印数：1—1000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发生在美国影城好莱坞的真实事件。

1922年2月1日，著名电影导演威廉·德斯蒙德·泰勒在其洛杉矶的住所被枪杀。发案现场怪事纷纭：有人在将纸张烧掉，有人在翻抽屉找东西，也有人冒充医生断言死者系病故；在调查中，又发现死者许多隐私，各种检举信和自首书也纷至沓来；更有甚者，电影公司费尽心机，做了不少手脚；新闻报道则是荒诞离奇，耸人听闻；办案当局，虽经三届检察官审理，却始终未了结此案，使之拖延45年，成了错综复杂、相互牵连的疑阵：其一，谁是杀人凶手？其二，电影公司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新闻界的消息来自何处？其三，这是最主要的，警方在各方面都做了长期而仔细的调查，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为什么却将凶手放纵，且销毁了证据？

1967年，著名导演金·维多打算将泰勒被杀案搬上银幕，但凶手不明，真相不清，疑团密布，难以下笔。他决定亲自调查，解开这个谜底。经过近一年的奔波努力，他终于查出了凶手，弄清了真相。然而，他的发现颇具爆炸性，且涉及不少在世者。若予披露，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将材料封存，以待时机。

1982年，维多逝世。他的传记撰写人柯克帕特里克发现了他封存的材料。鉴于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均已去世，他认为

公开此案真相的时机业已成熟，便于1986年根据维多留下的材料，写成了此书。

此书内容扑朔迷离，情节曲折生动，颇具可读性。

1

金·维多起得很早，妻子还在睡觉。他冲澡、刮脸、少许用了一点早餐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是1966年12月5日，星期一早晨。他出屋时太阳刚从院子里的桉树顶端升起。这正是电影导演求之不得的南加利福尼亚的好天气。可是那天维多并不是去拍电影。他手头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做：查清一起谋杀案。

他戴着墨镜，头上是一顶他喜欢的棕色格子便帽，驾驶增压式雷鸟牌红色轿车沿森萨特林荫大道出了贝弗利丘陵区。他曾一度梦想成为一名赛车运动员，所以在进城的路上，他喜欢充分利用雷鸟车马力大、机动性强的优点，横穿好莱坞和汉高克公园之间非主要街道上的交叉路口。

来到商业区边上的贫民住宅区韦斯特莱克时，他不禁想起附近地区昔日的繁华。不多年以前，这里曾是一片棕榈树和柑桔树林，幢幢豪华住宅座落其中，可现在剩下的只有破旧不堪的公寓房、无人问津的广告牌。废弃不用的电车轨，由于新近又铺上了一层柏油几乎看不见了。

维多将车停在阿尔瓦雷多街头一个墨西哥食品摊旁边。他买了一杯咖啡，然后朝街东404号走去。

这地方是一处建筑工地，一堆碎砖等着垃圾车来清理。

坞最显要的电影导演之一威廉·德斯蒙德·泰勒躺在书房地板上，已经死去了。

侦查人员发现泰勒仰面躺着，双臂搁在两侧，面色安详，服装整伤，好象是安安静静地在躺着睡觉。一张被碰翻了的椅子横倒在他一条腿上。一名侦查员在死者身旁地板上发现一条带有姓名缩写字母的手帕，他拣将起来，放在了泰勒那乱七八糟的书桌上。

当侦查人员要求房子里的所有人不要乱动东西时，一个中年人从聚在外面的一群新闻和摄影记者当中挤了过来。他走进大门，说他是附近给一位病人治病的医生。他问是否能帮点忙，于是便被领进书房。他迅速检查了泰勒的尸体，说导演死于胃出血，系自然死亡。

玛蓓尔·瑙曼和影片公司的官员告诉侦查人员：泰勒患有严重的胃疼病，经常发作。事实上，几个月前他不得不去欧洲请专家诊治。亨利·皮维长期来一直是泰勒的忠实仆人，他附和着说，就在前一天夜间，泰勒曾叫他买点药以备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服用。他还取来那瓶药水让侦查员看，瓶子外面仍裹着药房的棕色包装纸。

侦查人员将已发生的一切综合在一起：泰勒患胃出血，从坐着的椅子上跌倒致死。他们对房子里的每一个人只是问了问他或她在那儿干什么。玛蓓尔·瑙曼说，她来是要取回去给泰勒的信件和电报。她说这些东西与泰勒的死无关，她只是不想让这些公开而已。她又说泰勒将这些信件和电报放在他卧室梳妆台的中间抽屉里。可是当侦查人员往里瞧时，抽屉内空空如也。

房子里的其他人都说他们来这儿也是为了寻找属于他们

个人的物品，但和玛蓓尔·瑙曼的信件一样，东西一件也未找到。

侦查人员被这件案子罩上的神秘色彩弄得迷惑不解。不然的话，这不过是件普普通通的案子而已。但在那时，人们总喜欢怀疑，而且，法蒂·亚布克尔的丑事又使人们的怀疑得到证实，电影界的内幕比公开出来的要多得多。

于是，对泰勒之死的调查结束后不到一小时，就又重新调查，重点完全不同了。在讯问过泰勒房子里的每一个人，并让他们离开之后，泰勒的尸体被放上担架，准备移往殡仪馆。这时，侦查人员作仔细观察。尸体停留的地板上有一小摊黑血。侦查人员翻转尸体，发现死者背上有个圆圆的小弹孔。

谁都明白了：泰勒是被谋杀的。

为什么那个自称是医生的人说是自然死亡？侦查人员根本无法了解，因为再没有见到那个人，也弄不清他是谁。尸体旁边发现的那条带姓名缩写字母的手帕也不翼而飞，永远没了下落。

泰勒的邻居立即被传讯。住在院子对面的一位著名演员道格拉斯·麦克莱恩说，前一天晚上他曾听到可能是枪口被捂着的射击声，大约在八点到八点一刻之间。他的妻子费思·科尔·麦克莱恩朝窗外看时，见到一个戴便帽、围围巾的男人走出泰勒家的大门。她形容说，此人约五英尺十英寸高，中等身材，穿着不整但并不寒酸。后来再传问时，麦克莱恩太太说她不能肯定见到的是个男人，也可能是个打扮成男人的女人。另一个邻居黑兹尔·吉龙说得更没有把握，她看到的只是一条黑影。

哈特利加油站的两名工作人员记得，案发的那天下午，六点钟前不久，他们见过一个人，模样和麦克莱恩太太说的一致。他们一口咬定是个男人，而且此人还问过他们去泰勒家怎么走。

3路有轨电车上的售票员说，一个与相貌特征相吻合的男人那天晚上在靠近泰勒家小楼的马里兰街上车，时间不是下午七点三刻，就是八点二十七分，他记不起是哪趟车了。

泰勒的尸体被送交验尸官。死者口袋里装有七十八美元，手上戴着钻石戒指，腕子上有块价值二千美元的铂金表。显然，抢劫不是谋杀动机。

验尸报告说，朝泰勒开枪的距离很近，用的是0.38口径的转轮手枪。子弹型号已过时，当时不通用。外衣上的弹孔比背心上的要低一点，只有抬起泰勒的左小臂时两个孔才对得上。因此，泰勒被打死时双臂是举着的。

泰勒家屋后发现的烟蒂表明，有人曾在黑暗中潜伏，是由书房入室，从背后开枪打死泰勒，然后出大门离去。

可是，那个神秘的“医生”是谁呢？手帕不见了又意味着什么？泰勒的朋友和同事为什么对他们在犯罪现场的“个人物品”如此关切？

案发后的当天，报界十分活跃。人们都很想读到有关好莱坞内部污七八糟的丑闻。但早已成为洛杉矶最有势力的电影界却竭力回避调查，以免给报界提供攻击的炮弹。夹在当中的洛杉矶警察局则想尽快了结此案，尽量不要搞得满城风雨。

对泰勒的小楼进行彻底搜查发现的问题正是报界所渴望得到的炮弹。据说，找到了这位导演与许多不难认出的

女演员合拍的淫秽照片。警察还说发现了一间锁着的密室，内有大量女人内衣，每件上都标着姓名缩写字母和日期，大概是导演想要记住与她们的交往而留下的纪念品。或者，如警察已开始怀疑的那样，可能是日后用作恐吓敲诈的凭证。最有意思的是一件浅灰色丝睡衣，上面绣有M·M·M·三个字母，这是派拉蒙影片公司轰动一时的金发影星玛丽·米尔斯·明特的姓名缩写字母。据说还有关于情书的报道，暗示明特与泰勒一直有不正当关系。

在书房，警察搜出一本普通支票簿，和前一年即1921年的一张手续不全的纳税申报单。进一步调查则说明，泰勒曾在被杀的那天早晨拜访过替他管帐的梅乔里·伯杰，此人同时也负责管理玛丽·米尔斯·明特的经济帐目。虽然泰勒薪俸可观，他该有大笔钱财，但只发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他存款的银行报告说，泰勒在被害前不几天曾提取了一大笔钱，后来又在被杀的那天将同样数目的款子存入。报界迅速放出风声，也许泰勒不是个敲诈者，实际上是他被人敲诈。

警察还发现一串钥匙，但没有一把锁对得上。

根据传统做法，警方拟制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单。亨利·皮维当然是第一个；他最先发现泰勒的尸体。侦查人员到达时，他正在从容镇静地洗盘子。或许，他是在销毁证据？谋杀案发生前不到一周，同性恋者皮维由于有碍风化曾在一座公园里被捕过。泰勒的尸体在住处被发现的那天，也正是泰勒该出席皮维一案庭审的日子。这一下，皮维的主人永远去不成了。

名单上也有玛蓓尔·瑙曼。侦查人员到达小楼时她已在现场。她要寻找的信件说明(由后来发现的其他信件而知)，

她和玛丽·米尔斯·明特一样，与这位导演也有不正当关系。

至于明特，虽然尚未成年，但是她与与之共事的导演，其中也包括泰勒，关系暧昧的传闻已不知有多少。明特的母亲夏洛蒂·谢尔比制止了他们这种不正当关系，据说，她曾闹到动用自备的0.38口径手枪威胁这些导演的地步。因此，谢尔比本人自然也成了一名嫌疑分子。

名单上的人员逐日增加。一名联邦查禁毒品的官员说，泰勒曾帮助一位著名女演员戒毒。他说泰勒与向该女演员提供毒品的人打过一架。贩毒者是制片公司的一名雇员，有人怀疑他向许多地位显赫的影星提供毒品。另外据闻，案发前两天，有个人向派拉蒙公司打听泰勒的住处，另一个人在闹市区电影院打听，还有一人到洛杉矶体育俱乐部打听，因为泰勒是该俱乐部的成员。至少有十来个影片公司的同人传出种种奇谈怪论，说泰勒导演一直被匿名电话和窃贼折磨得惶惶不可终日。

警察列了这么多嫌疑分子，全部传讯一遍也要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而且名单上每增加一个人，案情就变得愈加神秘。

调查的第一天，警察发现泰勒按月送支票给一名住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妇女，她说她是泰勒弟弟的被遗弃的妻子。泰勒从未对洛杉矶的任何人说过他有一个弟弟。这个自称为弟媳的女人对失踪丈夫的相貌所作的描述又和泰勒的私人秘书爱德华·桑德十分相象，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爱德华·桑德数月前已被泰勒解雇，因为他偷窃珠宝首饰，伪造支票。

显而易见，泰勒有许多秘密不愿让人知道。纽约的侦查

员按照那个自称是泰勒弟媳的女人所提供的线索查询之后吃惊地发现，泰勒原先的名字甚至不叫威廉·德斯蒙德·泰勒，而叫威廉·迪恩·坦纳。此人于1908年在曼哈顿失踪，留下一处生意兴隆的买卖，而且和所说的泰勒的弟弟一样，有妻子和一个小孩。洛杉矶警方完全被弄糊涂了，他们这才发觉调查了这么多天，连被害者的真实身分都不知道。

* * *

维多喝完咖啡，用棍子在乱砖堆里拨来拨去。那个臂上刺着花纹的人也没有走开，一边用脚踢着碎瓦砾，一边想找话与维多攀谈。他和维多都说感到好奇，不知在这座旧小楼院址上要建筑什么。维多弄不清此人是否也象他一样在说谎，是否可能他也出于隐秘的原因，要追查这件四十五年前连洛杉矶最能干的侦探都未能侦破的奇案。这个人象是名侦探，维多知道他自己也不象。他已七十一岁，看上去更象个做爷爷的人，而不象个名侦探。不过，他知道他掌握着参与侦破泰勒案件的人中谁也不掌握的一些情况——他非常熟悉被害者的私生活领地。维多是泰勒的同代人，从影时间长，事业上成就显著。他拍过五十四部故事片而无一失败，其中包括诸如《我们每天的面包》、《西北通道》、《史泰拉恨史》、《戴红宝石戒的绅士们》、《泉水源头》、《太阳浴血记》和《战争与和平》等优秀影片。他曾当过查理·卓别林、莉莲·吉许、马里恩·戴维斯、道格拉斯·范朋克、斯宾塞·特雷西、贝蒂·戴维、克拉克·盖博、奥布里·赫本和亨利·方达等大明星的导演。要调查了解好莱坞早期的一位中心人物的生活，除他以外还能有别的更合适的人吗？如今，电影制片业已由年轻的经理们掌管，他们对象维多这

一代有创造性贡献的人所求不多，并逐年减少。所以，维多有的是金钱和时间来干这件事。他不打算退休，他要把威廉·德斯蒙德·泰勒的故事写成电影剧本，拍成电影，成为他从影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这项工作在他之前谁也没有想过，因为在他之前谁也没有找到故事所缺的唯一重要环节：谋杀泰勒的凶手。

维多从碎瓦砾堆中找见一个球形门把手。他拣起来，掸去上面的灰土。他瞧瞧门把手，转身时看见臂上刺有花纹的那个人在望着他。他将门把手塞进口袋，准备留作纪念，当镇纸用。他挥手向那人告别，然后回到他的汽车旁。

2

几天之后，维多在他的贝弗利丘陵区办公室，对着洗澡间里的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的脸，手托着一对水晶般的蓝眼睛下面松弛的肌肉，掐捏双颊，以使脸上有点血色。透过钢丝眼镜，他看到了太阳穴周围的褐斑。妻子贝蒂说这是癌，但他不信。

听到秘书西尔玛·卡尔摸钥匙开门的声响，导演迅速转身离开镜子。他不想让她瞧见他又站在镜子跟前。本来她就认为他很爱虚荣，而且在一次科学基督教^①的精神疗法讨论会后曾直言对他说过。这样的会他们每周参加一次。

维多急忙快步走向办公桌，向卡尔问好。卡尔进来时腋下夹着上周末打好的资料。她是个皮肤浅黑的女人，年纪三十大几，笑起来叫人心跳；维多总要凑近这张笑脸看个仔细。她收住笑容，找地方放那摞资料。维多曾答应周末把办公室整理一下，但他没有做，而是开着雷鸟车到市里转悠去了。

维多对办公室的条件不挑剔。这地方原先设计时就不是

^① 科学基督教系美国宗教领袖玛丽·贝克·艾迪(1821—1910)创立，将精神疗法作为基督教要旨，宣扬至善至美是现代科学存在的基础。——译者

办公室，而是有三个房间的客房。这里离他的家一百码远，建于五十年代后期，外观坚固整齐，房间宽敞，窗户高大，是他要的那种拉窗。和车道那边他家的房子一样，此处清静、实用，与邻居家靡丽豪华的住宅回然不同。他的左右邻居是贝弗利丘陵区最富有、最显赫的两家。他原在米高梅影片公司摄影棚的办公室没有了，他只好把电影胶片盒、剪辑资料、奖品、档案柜、一对西班牙吉他和电影器材塞满客房。一架童用大钢琴上方悬悬乎乎地搁着电影《泉水源头》的一幅广告画，高十英尺。他的金毛猎犬尼比就坐在画下面。

卡尔在房间远处一角的小隔间里坐定后，维多将整整齐齐堆在他面前的信件推向一旁，让她取有关泰勒的资料来。他忘了究竟放在哪儿了，但他记得是黑色封面。他建议卡尔到“导演”栏档案中去找。如果不在那儿，就查“谋杀”或“是谁干的”栏目。他又说了一遍，卡尔才勉强搁下早晨收到的邮件，朝着放档案柜的杂物间走去。维多拿起电话，将扶手椅转过去，背对着卡尔。他要通芝加哥的长途电话后，指名找柯利恩·摩尔。柯利恩·摩尔是位金融分析家，无声电影影星，也是维多—摩尔制片公司的合伙人。

“扎沙夫人，”维多说着，一边笑着一边把拣来的门把手在桌上吸墨器的旁边滚着玩。

“拉杜尔教授，”摩尔接到他的电话很高兴，立即应声。“你这会儿手上拿着什么东西？”

维多很欣赏扎沙夫人打开话题的本领。这是多年前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玩测心术游戏时的一句问话。那时，他们的共同朋友，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常常为他们的表演拍手喝采。维多当拉杜尔教授，摩尔当扎沙夫人。摩尔蒙上眼睛，

维多在参加酒会的客人中间走过，拿起各种各样的物品，如钱币、首饰、银器。扎沙夫人不用看便能认出每一件物品。维多说：“扎沙夫人，我现在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她则答“钢笔”或“结婚戒指”，反正预先排演过的暗号指什么她就说什么。碰到没有暗号的物品，她就将手举到头边说，“这件东西不清楚。我脑子里只见黑影子转来转去。”

这天早晨，维多把手里拿的是什么告诉了她——泰勒住宅的门把手，是上周末乘拆房工人尚未将它铲进垃圾车之前悄悄拣回来的。他说他正在创作关于泰勒的电影剧本，停停写写；又说尚需找到杀死泰勒的人。

早几年前，在巴黎一家旅馆里，维多和摩尔曾谈论过泰勒谋杀案，谈了两个钟头。把这件事拍成电影原是她建议。维多拼命想再拍一部电影。维多—摩尔公司拍片计划的前四项均被束之高阁。他们和小萨姆·艾尔德温同为制片人搞的最近一部又搁浅了，得等到写出合适的剧本。

摩尔是拍泰勒片的理想制片人。她不仅和维多一样了解二十年代的好莱坞，而且能比电影厂里那些不称职的青年人更快地筹集到资金。她成为梅里尔·林奇制片公司合股人并非因为脸蛋长得漂亮。她以不要命的速度工作，每个月偶尔只用一两天和朋友们，如克莱尔·布思·卢斯，到香港突击买点东西，或是到一座苏格兰城堡躲起来休息。英国王室专为她在那儿留了一套房间。

摩尔闲不住，那天芝加哥的天气很不好，她和秘书坐在打字机前一页一页地写她的自传，期待着来一场暴风雪，好使天变晴。她在电话里告诉维多，要是他和她在一起的话，他们可以穿暖和点跑到街对面去喝香槟酒，吃薄煎饼，或